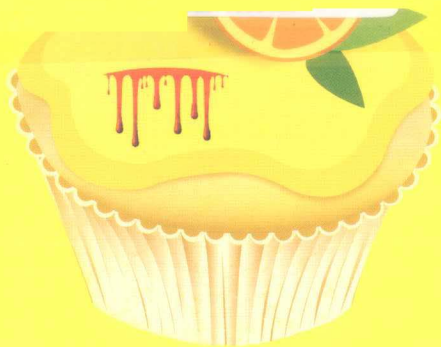


# KEY LIME PIE MURDER

## 酸橙谋杀案

〔美〕乔安妮·弗拉克 著 叶磊 译



Joanne Fluke



上海三联书店

Joanne Fluke

# 酸橙谋杀案

KEY LIME PIE MURDER

〔美〕乔安妮·弗拉克 著

叶磊 译



上海三联书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酸橙谋杀案 / [美] 弗拉克著; 叶磊译.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0.10  
ISBN 978-7-5426-3340-8  
I. ①酸... II. ①弗... ②叶... III. ①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83429号

KEY LIME PIE MURDER by JOANNE FLUKE

Copyright: ©2007 BY JOANNE FLUK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KENSINGTON PUBLISHING CORP.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BEIJING PENGFEIYILI BOOK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酸橙谋杀案

---

著 者 / [美] 弗拉克

译 者 / 叶 磊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叶 庆

特约编辑 / 李 静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研 发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mailto: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山东人民印刷厂

版 次 / 2010年10月第1版

印 次 /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960×640 1/16

字 数 / 235千

印 张 / 24.5

---

ISBN 978-7-5426-3340-8/I·494

定 价: 32.80元

谨以此书献给托尼，一个真正懂得如何去爱的人。

## 第一章

六月的第二个星期一的早上八点四十五分，汉娜·斯文森走到秘书桌子旁边，从安装在柱子上的排队机上面取了一个号，这个排队机和熟食店柜台上的排队机的款式一样。取完号，汉娜走到不起眼的等候区，一屁股坐在一把不起眼的椅子上，等待被叫号。

天气闷热潮湿，这是每年这个时候的标志天气。其他的州此时正是好时候，活蹦乱跳的鱼和高高生长的棉花让那里的人们引以为豪，适宜的气候使生活在那些州的人们无比惬意。可是生活在明尼苏达州的人们就没有那么惬意了，这里的夏天与其他州的情况恰好相反。连日的桑拿天使鱼儿潜伏在湖底一动不动，即使最美味的诱饵也不能打动它们。如果你还有一个农场那就更糟糕了，因为你还要在这闷热的天气里辛苦忙碌。如果赶上好年景，七月四号国庆节之前玉米杆能长到齐膝高，但是六月里的这个时候，这里唯一高的是空气中的湿度。

一声低沉的隆隆声使汉娜皱起眉。她希望这声音是她看到的那些向娱乐场运送嘉年华游乐设施的大卡车发出的声音，而不是预示着将有一场暴风雨的雷声。今天是三县大集展览会的的第一天，集会中午正式开始。接下来的这一周会像过节一样，

将有上千人走过旋转门来观看展品，尽情地在娱乐场畅玩各种嘉年华娱乐设施，以及参加每天下午举行的牛仔竞技比赛。

汉娜掉落粘在棕褐色的宽松长裤上面的几根橙色的猫毛，它们落在了汉娜旁边的橙色塑料椅子上面。汉娜有一只橙白两色的杂毛公猫，她给它起名叫莫西。虽然汉娜每个星期都用吸尘器打扫，但是她总是以失败告终——莫西褪毛的数量是汉娜吸入吸尘器的猫毛数量的两倍。很多次汉娜曾仔细考虑在莫西褪毛的季节换一个橙白两色的地毯，购置一套橙白两色的家具，只吃橙白两色的食物。这么做虽然不能减少莫西褪毛的数量，但是可以掩饰一下。至少她不用再为踩到几缕猫毛、坐上几缕猫毛和咽下几缕猫毛而烦心。

这种椅子就很有效，汉娜都找不到刚才掉落的猫毛掉到哪里去了，但是汉娜不想在这样的椅子上多坐一分钟。这种款式的塑料座椅和明尼苏达州的其他等候室的塑料座椅一模一样。这可能是一种跟风效应，但是这种跟风让人感觉极不舒服，好像自己犯了什么罪一样。

汉娜已经盯着她的手表看了两次了，每次都尽可能地多看一会儿。这一次她不想再看手表了，她开始思考为什么明尼苏达州有这么多商业网点选择购买这种椅子放在他们的等候室中。这种椅子的优点是泼溅和刻划不会轻易对它们造成破坏，而且它们确实也为枯燥的等候室增添了一抹亮色。这种椅子被固定在横杆上面，六张一排，如同六胞胎一样。汉娜猜测这么做可能是为了让那些想偷椅子的窃贼打消这个念头，但是汉娜真怀疑是否有人想要偷这么糟糕的椅子。

汉娜笔直地坐在椅子上，但是这并没有缓解她背部的酸痛。汉娜试着懒散地坐在椅子上，结果感觉更糟。汉娜注意到前排的椅背上面印有一个设计标识，上面说这种椅子是为一般身材的人设计的。这又让汉娜想起了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属于一般身材呢？一般身材是一种统计方法，它指身高超过6英尺的高个子加上身高低于5英尺的矮个子，得到5.5英尺的平均值。汉娜对此深有感触——在买宽松长裤的时候不要买均码的，均码的裤子个子高的人穿太短，个子矮的人穿又太长。或许真的有几个一般身材的人，但是汉娜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果这些椅子是为一般身材的人设计的，那么设计这些椅子时所请的模特与汉娜真是一点相似之处也没有。汉娜环顾四周，发现并非只有她感觉不舒服，每个坐在椅子上等候三县大集展览会入场审核的人，表情都很痛苦。

“斯文森。”秘书叫她了。汉娜走过去，坐在秘书对面。上一个顾客刚走，是一名穿着工作服、带着安全帽的男士。“在我们给你颁发许可证之前，我们需要您提供一些信息。”

说着，那个秘书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有封皮并印有表格的册子。她迅速地翻开册子，重新拿起笔，抬起头来问汉娜：“你叫什么名字？”

“汉娜·路易斯·斯文森。”

“结婚了吗？”

“没有。”

“多大了？”

“30。”汉娜轻叹了一声。现在是六月份，到七月份她就

满 31 周岁了。一个未婚女人到多大年纪就是老女人了呢？是不是去年当她满 30 周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了呢？抑或她通过锻炼身体保持了年轻，把进入老女人的行列的期限延缓到了 40 岁呢？这个问题只能留给她自己思考，她绝不会与妈妈讨论这个问题。她的妈妈德洛丽丝·斯文森总是在提醒她已经不小了。

“住址？”

“五月街 4637 号。”汉娜一边回答一边微笑——即使我是一个老女人，至少还有自己的寓所和自己的事业。

“省市？”

“明尼苏达州，伊甸湖市。”

“你以什么身份参加展览会？”

“最后一刻临阵换将，我被派到创新艺术大厦做烘烤食品大赛的评委。”在平时，汉娜从不做力所不及的事，但这次情况有所不同。今天清晨六点钟，乔丹高中的经济学教师帕姆·巴克斯特慌里慌张地打来电话告知汉娜，埃德娜·弗格森被送到伊甸湖纪念医院做急性阑尾炎手术，不能到场做评委了，帕姆·巴克斯特带着几近恳求的语气请汉娜代替埃德娜·弗格森出席。汉娜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同意了。

“你真幸运！”女秘书微笑着抬起头看着汉娜，她的微笑立刻使她看起来慈祥了许多。

“真的吗？”

“真的！如果是我，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份工作。我喜欢吃甜点，而且我需要减轻一些体重。”



汉娜不解地眨眨眼睛问：“你说因为你要减轻体重，所以你想去做烘烤食品的评委？”

“是的。我的姑姑去一家巧克力厂工作后体重减了30磅。因为那家工厂允许她随心所欲地吃糖，没过多久，她就不吃了。现在她已经退休10年了，但她还是看到巧克力就怕。”

汉娜说：“这对我不起作用。”

“你怎么知道？”

“我经营了一家面包店，但是我仍然爱吃甜点。”

女秘书把许可证递给汉娜时叹了一口气：“或许对我也不起作用。那么……你的面包房是叫蜜罐咖啡西饼屋吗？”

“是的。”

“那我几乎可以很确信地告诉你，你将赢得蓝的！”

“蓝的？”

“蓝带。我并不是说你本人，而是那个给你拍照拿作品参加摄影比赛的人。我昨天晚上看了那场摄影展，那些摄影作品是整个展会中最好的。”

5分钟后，汉娜已经站在了那幅被女秘书认为会在摄影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的作品前，她定睛观看。事实上这是一张随意的抓拍照片，汉娜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被照了下来，这张照片无疑是汉娜所有拍摄照片中最令她满意的一张。

汉娜发自内心地想笑，这种感觉通过她的大脑传递到她的脸上，然后又传遍她的全身。她感觉当她盯着照片看的时候，自己从头到脚都在笑。这张照片真的很棒，她简直不敢相信

这张照片上的人就是她自己！照片上她的头发很顺，不像平时那“竖起的钢丝卷”。头发的颜色看上去更像红褐色而不是红色。除此之外，照片上的她看上去显得很苗条，至少要轻上10磅。照片上的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她的姿势不难看也不做作，嘴唇上挂着的三分微笑看起来是那么的迷人。这张照片照得太神奇了，汉娜心里默默地想。任何一个让她如此上镜的摄影师都理应获得一条蓝带，甚至更多的奖项。

不用说，这是诺曼·罗兹拍摄的作品。诺曼·罗兹是汉娜的阶段性男友，他通常只做三件事，其一是他牙医的职业，其二是他摄影的副业，其三是他习惯性地扮演汉娜打算终身相许的王子身份。可惜，即使汉娜知道嫁给诺曼·罗兹是明智的选择，汉娜也不愿意那么做。她认为她还没有准备好要结婚，即使是妈妈关于她已经不再年轻的提醒也不能强迫她结婚，只有当她感觉自己应该结婚的时候她才会走进婚姻的殿堂。

汉娜回过神来，看了一下手表。现在是上午九点三十分，她十点钟要去见她的老师帕姆和帕姆的助理维拉·桑奎斯特，没有时间再思考关于结婚的事情了。

她把思绪又转到照片上面。这张照片很大，尺寸是3英尺长×2英尺宽，场景是诺曼在蜜罐咖啡西饼屋拍摄的。从照片上面包店内柜台后面的镜子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贴在店门口窗户上面的面包店招牌，女秘书肯定是通过这个招牌认出了汉娜。汉娜站在面包店柜台后面，向远处张望，她的脸上是一副可爱的，天使般的面容。很显然，她的脑海中想着她

喜爱的人或者她喜爱的事情。汉娜真希望她能够回想起来当时她想的是什么。

柜台左侧的墙上有一个日历牌，汉娜看了一眼上面的日期，这张照片是罗斯·巴顿和他的剧组成员在伊甸湖拍电影期间诺曼拍下的照片。照片上墙上的钟表明时间快要到中午了，那个时间罗斯和他的剧组成员正在汉娜的面包房吃午饭。汉娜一直没有忘记罗斯，他是汉娜大学时的老朋友，但是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

可能汉娜当时是在想麦克·金斯顿。怎么可能不想他呢？他可是伊甸湖的最佳男配偶呀！他大学毕业，相貌英俊，是温尼卡镇警察局的警探。一想到麦克，汉娜就脸上泛起微笑并心跳加速。或者她当时想的是诺曼，虽然诺曼长得没有麦克那样摄人心魄，但是他很善良，很可爱，很性感，很温和……

“上帝呀！”汉娜在心底喊了一声。她实在想不起照片中的她当时为什么要满脸微笑了，这真是一个谜。她又看了一眼照片，然后转身向创新艺术大厦走去，她一边走一边想：“我的微笑或许也像蒙娜丽莎的一样呢？”

汉娜选择了走近路，她径直穿过食品区，这里有一片野餐桌，食品摊和小吃摊绕着餐桌围成一圈，其中有一些已经准备要向游客开放了。汉娜在一个挂有“油炸巧克力条”的招牌前面停了下来。

单看招牌下面关于“油炸巧克力条”的小字介绍就足以使汉娜口水直流——糖条穿在一根签子上面，彻底冷冻处理

过，在甜面糊中蘸一下，挂上一层甜面糊，这种甜面糊类似于涂在尖塔型蛋糕表面的那种，然后在油中炸至金黄色。这个售货亭起名叫“苦乐共享”，实在太恰如其分了。汉娜认为还应该有一个警示牌，上面写着：无法救赎的营养美味。但是如果挂了这样一个警示牌，恐怕就没人来买了。可供选择的糖条有多种，汉娜正在寻思奶油口味和巧克力花生口味的糖条哪一个更好吃的时候，听到有人叫她。

汉娜转过身，原来是她的二妹安德丽娅。安德丽娅穿过食品区向汉娜跑过来。她头顶上是用卡子固定住的精心编织的发髻，但是由于她跑得飞快，一小缕金色的头发调皮地从发髻里蹿了出来，她的脸也跑得绯红。安德丽娅的穿着超级普通，下面穿浅蓝色的宽松裤，上面配一件无袖的宽大短外套，即便是这样，安德丽娅看上去仍然像一个时装模特。

“真是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汉娜低声自语。

安德丽娅走到汉娜身旁问道：“什么不可思议？”

“你看起来棒极了。”

“你在忽悠我。我穿的是旧衣服，而且我的头发又这么乱。”

“这不要紧，你看上去依然很棒。”

“听到你这么说，我真高兴，但是现在我没有时间讨论这件事情。我风风火火地追到这里是想请你帮个忙，这事儿很急。”安德丽娅顿了一顿，旁边油炸巧克力条小摊的摊主从里面把挡板取了下来，“我在《伊甸湖杂志》上面读到了关于油炸巧克力条的报道，你不会打算要买一个吧？”

汉娜避而说道：“他们还没有开张，这些食品售货亭要到中午才能开张营业。”

“噢，一场虚惊！”安德丽娅一边用手在脸上扇着风，一边接着说，“我想我不用提醒，这些油炸巧克力条属于高热量食品，你圣诞节增加的体重现在还没减下去呢！”

“当然不用。”汉娜违心地说，她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本打算等集市正式开始的时候再过来买一个，“你找我有何事？”

“来，坐下，我细细给你讲。”

安德丽娅走到一个有巨大的榆树遮阳的餐桌前坐了下来，她擦了一把桌面，然后打开随身带来的文件夹。

安德丽娅取出四张自己和大女儿特蕾西的合影一字排开，每张照片上的姿态都不一样。汉娜问道：“这是为母女大赛准备的照片吗？”其实，这显而易见。

“是的。诺曼昨天把照片交给我的，但我还没有决定哪一张最好。上午十点就必须交上去了，”安德丽娅盯着手表皱了皱眉，“我只剩 12 分钟赶过去把照片交给办公室的秘书。”

汉娜挨着看了一遍照片，照片照得都很好，但是有一张比其他的都好。汉娜把它挑了出来：“这一张。”

“为什么？”

“因为这张照片里，你们的头都向一侧倾斜，而且角度一致。”

“没错，”安德丽娅说，但是她看起来并不满意，“边上的那张怎么样？”

“那张不错，但是那张的共性不那么明显，特蕾西盯着

镜头而你却向边上看。”

“我知道，我注意到了。只是……”安德丽娅叹了一口气没再说下去。

“只是什么？”

“那张照片里我的头发看起来要好一些。”

“是的，但这又不是选秀，这是母女长相是否相像的比赛。”

“当然，你说得对。”安德丽娅收起照片，把他们放回文件夹，“我决定用你帮我选的那张。”

汉娜的心理感应告诉她有点不对劲——安德丽娅很在意她的外表，而且她在短短的三分钟之内两次提到她的头发。“你的头发怎么了？”汉娜问得直截了当，甚至忘记了圆滑。

“我知道！”安德丽娅放声大哭，眼睛里满是泪水，“你已经注意到了，镇子上每一个人也会注意到。比尔说他找不到了，但是他很肯定地说他看到过一根。”

“一根什么？”

安德丽娅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吐出实情：“一根白发！我长白头发了，汉娜，我刚刚二十六岁，这实在是太糟糕了，我们的妈妈还没长白发呢！”

汉娜心想：“如果不是妈美容了，她哪里会那么年轻呢？”但是汉娜没有跟安德丽娅说，因为她已经答应为妈保密，不把妈妈使用染发膏的事说出去，正是一款叫“燕翼”的昂贵染发膏让妈妈看起来很年轻。希望自己能够有战胜斯芬克斯的智慧，或者至少有诊所里精神病医生的本事，汉娜艰难地

试图说服妹妹。她记起她背来的大背包里面额外的一包小甜饼，便说：“燕麦片。”

“什么？”

“妈妈很确定地说燕麦片可以抗衰老，她每天都吃。”

“我知道燕麦片有助于降低胆固醇，还有的人吃它是为了美容。但是妈妈真的相信它可以使人不长白发吗？”安德丽娅陷入深思。

“当然。但是无论你做什么，你都不能让妈妈知道。”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不认为她已经老到长白头发的地步了。如果我们在她面前提这事，她一定会认为我们在笑话她。”

安德丽娅想了一会儿说：“你说得对，我不会跟她提这件事的。”

“你打算试试吗？”

安德丽娅做了一个鬼脸：“我讨厌燕麦片。我还记得为了让我吃燕麦片你想尽一切办法，把燕麦片撒在红糖上或者用燕麦片在巧克力条上做出一张脸。”

“我记得。而且那些计策都很好用，因为你总是把碗里吃得很干净。”

“那是你自己认为的。我把红糖和巧克力条吃光，然后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把碗递给布鲁诺。”

“真的吗？”汉娜太失望了。她本以为她很聪明，有办法让她的妹妹吃燕麦片，没想到那些燕麦片都让斯文森家的狗吃了。

汉娜的沮丧心情在脸上一扫而过，但是安德丽娅还是捕捉到了它们，她说：“或许我不该告诉你。”

“没什么。”当汉娜想到那个完美无缺的策略，开始笑了起来——她将使安德丽娅从现在开始吃燕麦片，每天都要吃，来弥补她小的时候对姐姐的欺骗，“布鲁诺是一条很棒的狗，我一直梦想能有那种毛色的头发。”

“我知道，它的毛特别柔顺。我每每看到爱尔兰赛特犬的时候都会感觉有点哽咽。”

汉娜叹了一口气，她决定要卖另外一个关子了：“我很高兴你告诉了我你小的时候对付燕麦片的实情。”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布鲁诺的毛发没有变白，一定是你给它的燕麦片起了作用。这真是太遗憾了——你没有吃那些燕麦片。”

安德丽娅大吼：“如果我知道燕麦片有这种作用，当时一定会吃的。但是，现在恐怕是太晚了。”

“那不一定。妈妈年轻的时候也没吃燕麦片呀！”

“是吗？”

“你那个时候还小，你不记事，但是妈妈那个时候早饭只喝咖啡。她说她整整一个上午从来不感觉饿，但是我认为那只是一个借口。”

“那妈妈为什么要那么说呢？”

“她想隐瞒她在减肥的事实。三妹米歇尔出生以后，妈妈的体重有所增加，她着实费了很大力气才把那些体重减掉。”



“那她什么时候开始恢复吃早餐的呢？”

“自从我去上大学以后，但是我不太确定，因为我不在家。但是我想她在发现自己长第一根白发之后早餐就开始吃燕麦片了。”

安德丽娅轻轻地颤抖了一下：“好吧！看来我也要这么干了。这就像是在掷硬币，但是白头发和燕麦片比起来，我更讨厌白头发。”

“好聪明的女孩！”汉娜把手伸进手提包，从里面拿出一袋小甜饼，“为了使燕麦片更可口，我给你带来了这些小甜饼作为礼物。”

“小甜饼？”

“卡伦·路德做的瑞典燕麦小甜饼。这些小甜饼都是选用真材实料制作，而且绝对美味可口。在卡伦·路德从咱们的小镇子上搬走之前，妈妈从她那里弄到了做这种小甜饼的秘方。”

“谢谢你，汉娜。我平时不喜欢吃燕麦小甜饼，但是我想它们一定比碗里的燕麦片要好吃多了。”

“尝一个试试。”

安德丽娅取出一个小甜饼咬了一口。她嚼着嚼着，脸上浮现出了笑容：“很棒！我喜欢吃，汉娜！”

“我知道你会喜欢的。这些小甜饼制作起来很简单，但是往往简单的东西是最好的。”

“说起来有点疯狂，但是这让我想起了你做的老式蔗糖甜饼。”